

序

◎ 邵燕祥

辛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与《汉园集》三诗人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应在同时。他们在北大，他在清华。他的诗风较近于当时的何其芳，何的《预言》和《画梦录》，岂不也正是一派“南朝人物晚唐诗”？辛笛自己大概也是这样看的，因此对何其芳的写作一直格外关切，我从圣思写的传记中发现这一点——抗战胜利后，辛笛在上海读到了何其芳参加革命以后的诗，注意到何其芳诗风的变化和发展。我猜想，这甚至可能是激发他重新执笔来写新诗的因素之一。

他却不知道，那时候何其芳反倒基本上不写什么诗了。到延安后，起初何其芳还写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而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以后，何其芳力求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并在实践中转向宣传和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奉命与刘白羽同赴重庆，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讲话，同时参与了对胡风等人的批判，从四十年代持续到五十年代。其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只是在1949年夏的新政协上写过一首政治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来在1954年发表了一首《回答》，因其中有些所谓“个人抒情”而遭到批评）。他在文学写作这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

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

对于“少年哀乐过于人”的何其芳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

辛笛不像何其芳那样，因参加革命，不断接受革命任务，并努力“否定自己”，从而远离了诗。辛笛没有在组织上参加革命工作，他之在日本占领时期和五六十年代搁笔，则是出于生存需要的全身之策，没有任何革命的藉口。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诗的冲动，但他偶尔写的旧体诗只限于少数友朋间的唱和抄传。他的既具有传统文化熏陶，又吸收了西诗影响的现代诗写作，不得不留下不止一大片空白。

对于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写出了许多成熟诗作的辛笛来说，这难道不也是悲剧性的吗？

辛笛和何其芳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却在未能充分施展其诗歌才华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上天何不佑中国之诗运乃尔！

“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不是说诗人可以忽略文化教养，而是强调诗人的天赋才情、慧心、悟性。在这方面，何其芳和辛笛都是得天独厚的，加之他们又都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良好教育，如果能有自由发挥的环境，本来可望成为在中西文化潮流汇合点上的弄潮儿，成为有所继承又能创新的闯将。

尽管何其芳有早期那些天生丽质的诗作，辛笛除了少作还有晚年一些佳篇足以传世，但是想到他们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我在少年时代读到何其芳的早期诗文，为之倾倒。几十年后，我读他的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他虽在特定的时空一再自贬自责，但他对少作其实也是未能忘情的，这使我对他深感同情，联系他其后充当了大批判的先锋，不免叹惋。因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短文《何其芳的遗憾》。有一位论者，不以我的话为然，其意若曰，你还不是多活了几年，现在才能在这里说便宜话！

这话说得也不错。何其芳不幸在一九七七年去世，他最后的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诗里，也还留有文革时期的烙印。辛笛同样有他的遗憾，但他有幸在“文革”后健在多年，摆脱精神的枷锁，重拾旧日的彩笔，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是该我们为辛笛庆幸，为何其芳扼腕的了。

辛笛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对我写诗有所鼓励，其间说到我的诗风近于何其芳（似指何《夜歌和白天的歌》），我在编友人信札集《旧

信重温》时曾拟收入，后来考虑到信中颇多过誉，乃抽出去了。

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与辛笛老人相识，有时见面，有时通信，但与我少年时心向往之的何其芳同志，则只在一九五六年艾青家中有过一面之缘。现在为给辛笛纪念文集作序，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缘，把这两位先后已成古人的诗家作了一番命运的对比，在纪念他们的同时，或者也还有值得深长思之的历史教训的吧。

不多说了。

2006年5月21日

目 录

001 序 / 邵燕祥

怀 念 篇

003 九叶长歌擎旗人

——忆诗坛前辈辛笛 / 冰 夫

007 我的《手掌集》初版本 / 陈子善

008 我怀念辛笛老人 / 陈福康

011 邻家伯伯王辛笛 / 程乃珊

013 香岛相处更相知

——回忆与辛笛先生香港之行 / 丁景唐

016 黄昏灯里听吹笛 / 戴逸如

019 诗人和他的坐骑

——纪念前辈辛笛先生 / 方 平

022 渐行渐远的辛笛先生 / 费滨海

024 诗心永不老

——忆辛笛先生与上海广播 / 郭在精

027 忆辛笛 / 黄 裳

029 怀辛笛 / 黄宗江

031 敬别辛笛、文绮学长 / 黄燕生

034 辛笛大哥,您走好! / 纪 申

036 辛笛老师 / 姜金城

039 回忆诗人辛笛同志 / 罗 洪

- 041 爱水而又不爱“水”的诗人
——怀念听水诗人王辛笛先生 / 罗 孚
- 046 智慧是用水写成的 / 李怀国
- 049 “生活中不能没有诗”
——诗人辛笛先生最后的题词 / 李天靖
- 054 回忆辛笛老师的两件往事 / 刘士杰
- 057 书比人长寿 / 刘 屏
- 061 挽歌 / 柳 叶
- 062 踏步而来的辛笛,又竟自去了 / 柳易冰
- 065 巴金与辛笛 / 陆正伟
- 069 忆辛笛 / 木 斧
- 072 书香依旧怀逝者 / 缪克构
- 076 “人间一念惟忠恳”
——怀念辛笛先生 / 宁 宇
- 081 琐忆辛笛先生 / 潘颂德
- 085 诗意与世长存
——怀念辛笛先生 / 钱谷融
- 087 竹韵兰香君子风
——怀念诗翁王辛笛先生 / 宋连庠
- 089 诗美的探索者 美丽的灵魂
——怀念我所敬慕的诗人辛笛 / 孙玉石
- 096 追忆著名诗人辛笛 / 孙琴安
- 098 送别辛笛老人 / 石 河
- 100 谁先提出“语言流” / 桑 农
- 102 贺诗与挽诗 / 屠 岸
- 105 留取诗心照汗青
——辛笛与中青年诗人 / 田永昌
- 108 天各一方共婵娟 / 王 果
- 111 心中的祭坛 / 王圣珊
- 113 “再见”就是祝福的意思
——追忆父亲辛笛最后一百天 / 王圣思

- 124 锦瑟无端顾已迟
——怀辛笛 / 王伟明
- 127 作揖迎送忆辛老 / 韦 泐
- 129 生活里充满阳光的人
——忆辛笛先生 / 宛 达
- 132 送诗人辛笛太行 / 谢蔚明
- 134 诗人王辛笛的人格魅力 / 萧斌如
- 140 白花雨中哀巨笛
——悼念辛笛先生 / 心 笛
- 145 追思辛笛先生 / 徐中玉
- 146 “历劫换来风日丽”
——怀念辛笛 / 徐开垒
- 149 长者风度 / 徐俊西
- 151 琐事忆辛笛 / 徐文堪
- 153 忆拉辛笛老“入伙” / 徐 芳
- 155 “在同一的灯光下” / 徐 雁
- 161 哭送辛笛兄 / 杨 苡
- 162 “姻兄”辛笛 / 袁 鹰
- 165 在秋风的身后,你走了!
——追念王辛笛 / 彦 火
- 168 辛笛老的纯情 / 叶 辛
- 170 必然中的偶然
——辛笛与“九叶”的诞生及命名 / 郑 敏
- 172 辛笛兄与《九叶集》 / 赵友兰
- 175 辛笛诗的注脚 / 赵长天
- 177 常青的绿叶
——怀念老诗人辛笛先生 / 赵丽宏
- 180 一颗怀旧的心
——怀念王辛笛先生 / 张 锴
- 184 追念辛笛先生 / 张德强
- 186 辛笛叔 / 章洁思

189 怀念辛笛 / 智 量

193 仁者蔼然 / 周克希

194 叹辛笛 / 鍾 文

198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

——纪念诗人辛笛先生 / 子 张

203 送一代诗杰

——写在为辛笛老人送行会上 / 方毓强

204 有一位诗人走了(外一首)

——叹辛笛老师 / 洁 初

208 如花的人生(外一首) / 鲁 风

209 别矣! 蓝马店

——悼王辛笛 / 路 雅

211 惊闻辛笛先生噩耗赋诗哭之 / 钱定一

212 花束(外三首) / 圣 野

214 灿如朝霞的爱国心

——怀念智慧的诗歌巨星辛笛先生 / 圣 野

217 在辛笛世伯遗像前 / 吴钧陶

(以上诗文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友情篇

221 开顶风船的人 / 蒺 弦

223 辛笛在上海 / 凌 泰

224 诗人王辛笛 / 林 熙

227 辛笛侧影 / 唐 琼

229 辛笛访问记 / 张德强

236 布帆无恙挂秋风

——辛笛剪影 / 冰 夫

240 辛笛和掌上风景 / 秦 松

- 245 诗人,从荒原走来
——记辛笛 / 余布衣
- 248 诗会回来 / 小 思
- 249 他有一双满溢爱的眼睛
——记老诗人辛笛 / 刘士杰
- 256 诗道笛辛
——《赠王辛笛》补遗 / 卢 因
- 260 致辛笛 / 叶维廉
- 262 记辛笛 / 王振科
- 265 辛笛印象 / 王 璞
- 269 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
——记著名诗人辛笛和徐文绮伉俪情 / 沈 栖
- 274 辛笛诗风、身心的一个侧影 / 王圣贻
- 276 在工厂的阁楼图书室里 / 熊兴辉
- 278 从《印象·花束》说起 / 徐如麒
- 280 记忆化作春泥 / 王圣思
- 285 我思·我信·我感觉
——访老诗人辛笛先生 / 刘士杰
- 290 一首永恒的诗
——介绍上海诗人辛笛和他的作品 / 郭在精
- 300 心沉向苍茫的海
——贺诗人辛笛创作六十年 / 白 桦
- 302 访辛笛 / 陆行良
- 306 他举起了新诗的旗帜
——记王辛笛 / 曹正文
- 308 暖冬絮语意蕴深 / 王圣贻
- 310 致辛笛 / 姜德明
- 312 话旧录
——辛笛与我 / 施颖洲
- 316 辛笛剪影 / 宋路霞

320 得句常于无意间

——辛笛老人的性灵 / 沈建中

323 诗谊如水

——辛笛与卞之琳的多年交往 / 王圣思

328 辛笛先生 / 北 塔

330 新诗易写难工

——访九叶诗人辛笛 / 缪克构

332 走近辛笛先生 / 冯沛龄

334 《诗人王辛笛创作生涯展览会》背后的故事 / 王圣思

339 一颗淡淡的心

——辛笛印象 / 韦 泱

342 辛笛与他的《手掌集》 / 张建智

345 辛笛与周作人的交往 / 王圣思

347 我欣赏成熟

——记王辛笛 / 董宁文

351 诗人伉俪情深 / 王圣思

360 七十年如一日 / 黎焕颐

362 我读王辛笛 / 邵燕祥

367 一往情深 / 李怀国

369 寄辛笛 / 林 擒

371 怀辛笛 / 开 元

373 王辛笛寄茶(外一首) / 钱锺书

374 故苏羨游 / 刘 郎

375 赠别辛笛 / 端木蕻良

376 赋赠 / 李鼎芳

377 春夜洛城闻笛声

——敬呈王辛笛先生 / 张 锴

379 寻找一位诗人 / 也 斯

383 赠辛笛 / 周策纵

384 岁寒夜与辛笛上太平山 / 叶维廉

387 赠辛笛兄 / 曾敏之

388 灯火又辉煌

——致诗人辛笛 / 秦 松

390 送辛笛 / 关梦南

391 赠王辛笛 / 卢 因

392 笛声

——致前辈诗人辛笛 / 秦 林

393 初遇诗人王辛笛 / 慧 适

394 心笛—辛笛—新笛—欣笛

——送黄浦江头巨笛 / 心 笛

396 给辛笛勾个素描

——遥祝诗人八十寿辰 / 唐 湜

403 诗的大树

——为辛笛诗歌创作六十周年纪念作 / 谢其规

405 虞美人

——贺辛笛老人诗歌创作六十年研讨会 / 袁 鹰

406 贺诗 / 绿 原

407 写在小屋餐厅的祝酒诗 / 圣 野

410 伴着辛笛老人回童年 / 张德茂

412 在边缘

——献给辛笛 / 邵燕祥

415 我爱这手掌 / 官 玺

416 你的诗

——给辛笛 / 谢其规

418 读王辛笛旧作有感 / 杜 宣

(以上诗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前后排列)

419 编后记 / 王圣思



九叶长歌擎旗人

——忆诗坛前辈辛笛

冰 夫

——
怀
念
篇
——

移民来到澳洲近十年了，每忆及在上海度过的时光，总忘不了文坛前辈们曾给予我的雨露恩泽。在诗歌界的前辈中，首先闪现在脑际的是辛笛老师慈祥温厚的音容笑貌，是他那睿智、平和、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虽然我无缘投师于“九叶”门下，但却一直在心灵深处将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并暗自认定从五十六年前（1948年）的秋冬季节交替之时，在生活坎坷的途中挣扎之际，偶然间觅取到一本《手掌集》开始，似乎就与辛笛前辈有了丝丝缕缕的缘分。虽然当时我并不能理解，《手掌集》作为“九叶诗派”在中国诗坛升空飘扬的一面鲜艳旗帜，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诗人将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那时候，我不足十七周岁，年轻无知，热爱文学特别是诗歌，但毕竟学识浅薄，诗性愚钝，对英美诗尤其是象征派现代诗歌艺术所知甚少。因而只是喜欢辛笛老师的诗，而根本不理解他作为“九叶派”诗人“对诗歌美学执著追求并力图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创作风骨。

苍茫的时光。动乱的岁月。艰难的人生……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上海作家协会的诗人聚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辛笛老师。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他既没有某些洋派作家的骄矜，也丝毫不显大诗人的架子；相反，他是那样的慈祥温厚、亲切和蔼，没有一点虚饰，平易得就如一位普通的家长老人。如果不讲他的名字，你绝对不会想到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手掌集》的作者，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精通英美现代派诗歌，而对中国古典文学又有着深厚修养的“九叶诗派”的擎旗人。

从第一次接触中得到的良好印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加深和丰富。辛笛老师和当



时的我们中青年一代诗人，关系相处甚好，可以说融洽和睦，亲密无间。我们敬爱他，尊重他；他对我们也关怀指点，爱护有加。记得那时，我和宁宇、宫玺、姜金城、谢其规及女诗人陆萍、张烨等常到他南京西路的寓所去探访。每逢这种时候，老人总是笑容满面，兴致很高，或是给我们看他新买的书，刚刚收到的海外诗友寄来的杂志，或是吟诵他自己的新作。王师母更是泡茶倒水冲咖啡，热情招待，亲如家人。我们在辛笛与文绮两位前辈面前，谈诗论文，闲聊家常，无拘无束，偶尔也会议政评时，交流思想，展开争论，但都真诚直率，毫无保留或戒备之意。记得辛老在1987年为我的诗集《凤凰树情歌》所作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话：“冰夫和我结识将近十年，虽然平时在各自岗位上辄有所忙，难得碰头，可是每一会晤，总是在开怀论诗的场合下各抒己见，往往互报一个会心的微笑。”

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常约我们相聚于作协西厅或文艺会堂的茶室，有时听他朗诵新作，有时他也静心地听我们朗读自己的作品。虽然他略带嘶哑的嗓音不及我们的明亮，但他那真挚的情感有时甚至闪烁着泪花的眼神，以及他诗艺高深的魅力，每每使我们激动不已。

每逢在一起谈诗的时候，我们总感到辛笛老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写出诗篇仍然那么有激情，甚至可以说像年轻人一样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而境界又高，思想也深。比如《潮音与贝》：“……潮去了 / 天空飘过一朵两朵白云 / 无数小小的贝壳遗留在后面 / 从此镶嵌在岸礁上 / 已成为化石 / 就像是无数玲珑的耳朵 / 在倾听海的潮音 / 也许还涂着点绚烂的颜色 / 正是涂着点斑斑的过去 / 不管悲不悲哀 / 你的生命已经纳入历史的轨迹 / 不管愿不愿意 / 你的存在已经提供历史的见证……”这首诗三十四行，是他1984年9月在青岛海滨写的。我也写过一些有关海的诗，总觉得自己写的诗浅薄，韵味不足。读过这首诗后向他请教，辛笛老师坦诚地说：“写诗要给自己定个目标，要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我今年八十二岁了，我还有这个志愿，我要把中西诗歌艺术的优美的传统结合起来，融化在一起。这样才能写出我们现代的中国诗。”

他在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主任编辑郭在精老友采访时还曾说过：“我有这么一个体会。诗心不老，写出的东西不老。首先你要思想不老，感情不老。思想感情老化了，你想写出的东西不老化那是假的。假的东西骗不了人。”

记得他每次外访归来，如出访加拿大和美国，如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等，总会向我们作协诗歌组成员介绍访问观感与心得体会，向我们介绍国外和港台的诗歌。但是他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流向自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写印象派现代诗歌的，特别是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时曾亲自聆听过世界现代派大师艾略特的讲座，并



和史本德、路易士等英国诗人时相往来，随同他们到小酒馆朗诵诗歌，可以说深知现代派诗歌的精髓。但他对诗坛上曾经流派纷呈、一时甚嚣尘上的所谓现代派诗风，并不持支援态度。记得二十一世纪之初，北京《文艺报》曾以头条重要篇幅推出《九叶诗人辛笛主张——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报道，引起诗坛广泛的注意。辛笛老师认为：新诗必须重视传统。他主张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必须结合，不能完全走艾略特的道路，不能离开时代和社会。他说，艾略特被世界公认为现代派大诗人，但实际上艾略特恰恰很重视传统，并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阐发了文学创作中传统和当代的关系。他说他的诗受西方现代派诗歌和艺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该达到一种化境，不能生吞活剥地模仿和照抄西方诗歌的写法，中国人写的诗不能像西方翻译诗一样。实际上，辛笛老师的诗是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使两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从而使“九叶诗派”成为中国诗坛上一朵喷吐诱人芳香的奇葩。

辛笛老师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候补理事兼秘书，并为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之一，主编《民歌》、参与编辑《中国新诗》等，是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但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到来，他这人霎时间似乎销声匿迹了，人们再也见不到他那优美飘逸充满印象派韵味的诗歌。

倒是在海外在港台，他的诗集还在流传，年轻的华人还在读他的诗，学习他的现代派诗歌技巧。据说，台湾诗人郑愁予年轻时曾经手抄过他的《手掌集》（而郑恰恰是我所喜欢的台湾三个诗人之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开始后，海外和港台不断有诗人来华访问参观，他们大都要前来上海探望辛笛前辈。有一次台湾旅美诗人秦松携夫人从四川来上海看望，辛老在市政协俱乐部小餐厅设宴招待，我忝陪末座，亲眼目睹秦诗人对辛笛老师的仰慕敬佩之情，令我十分感动。好似就是这一次，我听到上述台湾诗人手抄《手掌集》的铁事。

记得二十二年（1982）前的春天，上海文汇报社《文汇报月刊》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罗达成来电话约我写一篇介绍老诗人辛笛的文艺特写。我当时感到文笔迟钝，对辛笛前辈所知不多，写起来有些力不胜任，曾经委婉地说了些理由，请他“另找人写。”哪知达成在电话里说：“就你写吧。谦虚什么？为老诗人作点宣传，义不容辞嘛。”我知道罗达成也是从写诗走向文坛的，如今虽然在报告文学创作上获有丰硕成果，但对诗坛前辈自存一种固有的敬重。而且，那时候《文汇报月刊》红极一时，在当年可谓是全国文艺期刊的翘楚，年发行量达上百万份。达成的话不无道理。就这样我写了那篇《布帆无恙挂秋风》的文字介绍辛笛老师。毋庸讳言，那篇文稿拥有资料不多，且又仓促写成，粗糙而拖沓，但我却是怀着一个学生对师长的深深敬意而写的。

如今回想起来，坦率地说，从上海解放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诗坛对“九叶诗派”，尤其是上海文艺界对辛笛前辈是有失公允的。仅从他的工作安排一事，即可窥见一斑。辛笛是1978年10月才从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借调至市政协担任特邀编译的。“借调”一词，在那个年代的特殊含义是人所共知的。

浩渺的时光。苍茫的岁月。动荡的人生。如今，正是南半球的暮春季节，绿草铺茵，鲜花吐艳，蓝天白云下，我伫立在悉尼海滨，眼望着太平洋波涛汹涌，奔腾远去，脑中浮现出辛笛老师七十年前（1934年8月）写于海上的现代派诗歌经典《航》的最末一节：

从日到夜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呜呼，辛笛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于今年一月驾鹤西归了。然而，他驾驭的人生风帆，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恒久的。他领航的九叶诗歌之舟，将永远行进在世界诗歌的海洋上……

2004年10月
《澳洲新报》2004年12月4~5日



我的《手掌集》初版本

陈子善

三年前，我在现已关门大吉（这实在是件令爱书人遗憾的事！）的上海四川北路“福德广场”旧书区，觅得“九叶诗派”掌门人辛笛老的代表作《手掌集》1948年1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初版本。此书封面和扉页的套色图案都选用了英国版画家裘屈罗·赫米斯（Gertrude Hermes）的木刻《花》，十分别致，也很贴切。

在众多中国新诗人的诗集中，这册薄薄的《手掌集》不但以其精湛的现代诗艺独树一帜，为文学史家所重视，而且初版本以其精美的装帧和版式设计引人注目，为藏书家所宝爱。

我原藏有书品完好如新的《手掌集》初版本，1994年赴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时遵“宝剑赠英雄”的古训，送给曾给《手掌集》以高度评价的台湾诗人痖弦先生了。他在《中国新诗研究》一书中称辛笛老和他的《手掌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纯正诗派一贯发展的代表”。所以，我这次是第二次拥有《手掌集》初版本，虽然书品比第一次拥有的稍旧。于是，灵机一动，请辛笛老在此书扉页题字。老人家一直对我有求必应，这次又欣然命笔：

子善先生博学多才，名驰内外，仆先读其文而后识其人，不免相见恨晚。今天子善先生以拙作《手掌集》相示，系于数年前在故书摊上购得者，令我十分汗颜，益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因题数语，以志书缘。

二〇〇二年七月 辛笛 时年九十

辛笛老对我的赞誉当然是我愧不敢当的，真正汗颜的应该是我，但这不妨看作前辈对后学的勗勉。《手掌集》初版本已很难得，而今我又收藏了辛笛老亲笔题字的初版签名本，那就更为难得了。辛笛老已以九十二岁高龄仙逝，翻阅这册初版本，凝视着辛笛老墨色仍浓的亲切的题字，我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南京《开卷》第5卷 2004年5月



我怀念辛笛老人

陈福康

王辛笛先生逝世的日子，尽管我现在的记忆力非常差劲，也是不会忘记的。因为1月8日，正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忌日。而且，王老逝世的同一天，我也认识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也病逝了。当我在报上同时看到这两条讣告时，心情真是无比沉重！让我内疚的是，后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向王老遗体告别的仪式，我也未能去参加（那几天我正忙于搬家，实在没有时间），因此，我只能写一篇悼念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思。

我认识王老，经常向他请教，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记得第一次拜见他，是顾家干先生带我去的。在热闹的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见到了坐拥书城的王老。当时谈了些什么，如今已记不得了；永远留存在我心中的，是王老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我如坐春风。同样温文儒雅的王老夫人徐女士，也应该是同一天认识的。在我的记忆中，两位老人永远是那样的相敬相爱，相对如宾，相濡以沫。后来，我还认识了王老的女儿、女婿，我总感受到他们对两位老人十分孝顺。王老女儿王圣思也是大学教师，研究外国文学，我们当然也成了好朋友。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家人非常和睦，非常有文化氛围。但去年年暮，忽收到圣思的信，说她的母亲不幸病故。当时我就想，王老与夫人感情极深，这样的打击怎么受得了。果然，只相隔一百天，王老也追随夫人而去了！现在，我只希望连续痛失双亲的圣思和她的夫君节哀保重！

其实，要说一句宽解话的话，王老走时已经九十多岁，绝非短寿了（先父就远没有活得这么长）。更何况十多年前就因前列腺开刀而在膀胱中保留着插管，一直腰里带着一只塑料袋生活，能顽强地工作和生活到这么高龄，已经是个奇迹了！多年前，我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坛两株不老松》，写的就是我都认识和崇敬的两位老作家：施蛰存先生和王辛笛先生，他们都是直到新世纪还在发表作品的老作家，而施老也因直肠癌开刀而体外接着一只塑料袋。可以想象，对两位老人来说，疾病和手术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不便！但是，他们都坚强地、乐观地活了那么久，又写出了那么多作品！我在那篇小文



的最后说：“面对二老，我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精神的可贵，文学艺术的可贵；深深感到作为年轻人，应该更努力地学习、工作。”如今，当这二老相继辞世后，我仍然想把上面的这句话再在心中说一遍！

王老是以杰出的新诗作家闻名于世的，但我对新诗没有研究，还更喜欢读旧体诗。我和王老几乎从没有谈论过新诗。我每次去看他，一个重要的谈不完的话题，是郑振铎先生。王老与郑先生，有着两代人的交情。王老的岳父徐森玉先生，就是郑先生的好友。郑先生对徐森老极为尊重，称之为文物、古籍研究鉴定方面的“国宝”。他俩在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前后的上海，曾多次合作为国家抢救古籍。解放后，也是在郑先生的大力推荐下，徐老担任了上海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徐森老与郑先生，是介乎师友之间的关系；而郑先生与王老，也是介乎师友的交情。上世纪30年代，王老在清华外文系读书时，就见过郑先生，偶尔也旁听过郑先生的课。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就被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先生聘为教师。在郑先生为国家抢救珍贵古籍的壮举中，王老夫妇也是出过力的。郑先生在危急关头，曾把一批珍籍托存在王老的家中，而这也是要担风险的。郑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求书目录》的序言中，就特地感谢了王老夫妇。

王老对郑先生非常崇敬，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写过一篇《忆西谛》，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两天。当时我看不到香港的报纸，是王老复印后送我的。后来，我把它收入我编的《回忆郑振铎》一书中。郑先生故乡要建纪念馆，我代他们向王老要墨宝，王老欣然题诗一首。福建电视台要拍有关纪念郑先生的片子，我带他们去王老家，王老热情接待，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那一天，我还在王老家中与他合影留念。我出版的《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和《郑振铎传》等，每次都送呈王老，王老每次都对我表扬和鼓励。《郑振铎传》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奖的消息，还是王老在《文艺报》上看到的，立即让圣思打电话向我祝贺，而我这才知道这一喜讯。王老知道我对新诗的兴趣不是太浓，但他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时，还是要我撰写郑先生一首诗的评介文字。多年来，我在郑振铎研究方面得到王老很多帮助，这里也一言难尽。

当然，我与王老也不只是谈郑先生。如钱锺书先生，是王老的先后同学、好友，我们也谈过钱先生。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92年我自费赴日本访学，临行前去王老家告别，王老告诉我，他有一位清华老同学，当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作品曾得到鲁迅、茅盾的赞赏，还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此人叫张宗植，今在日本经商。王老介绍我去访问张先生，还送了我一本张先生在国内新出的书《樱花岛国余话》。王老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出国前看了这本书，非常感动，在极紧张的日子里赶写了一篇读后感《漫话扶桑奋斗史》，并争取最快速度在报上发表。我去日本后，便拜访了张老。张老可能已